



書叢學自年青

去村農到

著 荃 紹 吳

行 發 店 書 活 生

書藝學自年會

去村農到

著 荃 紹 吳

行發店書活生

月二年六十三國民華中

青年自學叢書

到農村去

著者

吳紹荃

發行人

徐伯昕

發行所

上海重慶南路六號
生活書店

特約經售處

重慶·星加坡
聯營書店
漢口·重慶·成都

版權所有 * 不准翻印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一月一日初版

自序

三十三年秋天，一團高興，抱着懷鄉的情緒，回到了邊遠的家鄉。

對於一個長期在都市裏，思想被書本知識牢籠了的人，這不能不說是一種最愉快的解放。

在家鄉小住八月，有五個多月的時間是和工人生活在一起。爲了使身體更健壯一點，也常常參加到他們隊伍裏工作。這時我初次領略到工作間歇的片刻休息是最甜美的。

工人多半是脫離農村的勞動者。從他們的閒談中，我聽到不少的農村真像，因此也就確立了『到農村去』的目標。

三十四年的夏天，燃着如火的希望，到了昆明。爲了招喚民主下鄉，和爲了將來工作的方便，我收集了一些先驅者的經驗，並加上從各方面歸納出來的一些原則和方法，寫成這本小冊子，算是把過去的農村工作經驗作了一次小小的總結，希望從此又展開新的一頁農村運

勳史。當然限於自己的能力，寫得很不夠。不過，爲了効忠民主工作，『貽笑大方』也顧不到了。

吳紹荃於昆明『民主堡壘』一九四六，三月。

目次

自序

第一章	引言·····	(一)
第二章	爲什麼要到農村去？·····	(九)
第三章	農村中存在的問題·····	(二〇)
第四章	農民的要求，心理和生活狀況·····	(四)
第五章	怎樣到農村去？·····	(五)
第六章	在農村中幹什麼？·····	(六)
附錄	幾個模範的農村工作者·····	(九)

一 彭湃

二 寸樹聲

三 江慕農

四 一個理科學生

第一章 引言

十九世紀七十年代前進思想家黑爾岑，曾經向俄羅斯一切知識份子呼號：

「上那兒去？鬧着知識荒的青年們！我可以告訴你們，上那兒去嗎？伸過耳朵來，聽着——黑暗並不能阻止你們的聽覺啊！——從我們廣大土地的所有角落裏，從頓河到烏拉河，

從瓦爾加河到地尼泊河，發出呻吟，吐出怨恨的呼聲，——這是開始狂怒的海浪的第一次的激吼，長久悶人的寂靜底大風雨底的顛狂！到民間去！到民間去！——那是你們的處所。

呵！知識界的流放者啊！證明給那些俾期通（註：一八六一年壓平學生運動的將軍，他曾對士兵說，學生運動是少數教蠹不滿於農民解放而起來搗亂的）們看，讓他們知道從你們裏跳躍出來的不是教蠹而是士兵，不是僱用的走卒，而是俄羅斯人民的戰士！』

千百個俄羅斯青年立刻起來回答這個號召。在八十年代初期，在學生陰暗的寄宿舍裏，在課堂上，充滿了低沉但是有力的話語。『到烏拉河去！』『到伏爾加河去！』『到南方

去！『好！你願意立刻到民間去！我們是同志！』這種激動的聲音打進每個青年的心坎裏，他們抱着一顆虔誠的心，拋開書本，衝出課堂，冒風雪，忍飢寒，英勇地走到農村中去，工廠中去。

在一八七四年的春天，幾千人穿戴着農民用的羊皮衣，木靴，氈帽，離開了他們安適的家庭和學校。他們分散開來，加入農民的隊伍。男的多半做醫生，外科助手，小學教員，教堂僕役，苦力，銅鐵匠，木匠，女的則做教師，僕婦和保姆。他們都做着鄉間最苦的工作，和平地向鄉間貧農宣傳着革命的思想。他們分散着革命的書籍，教給農民知識，教他們識字，更暴露專制的罪惡和地主的貪狠。有的和農民把鋤推犁，共嘗甘苦，在休息的瞬間，把近代的福音來宣傳。他們的一切工作都圍繞着『土地和自由』的口號。

但是，久處在專制淫威下的農民已失去了鬥爭的勇氣。『農民很害怕離開已知的現在，走向不知的未來。……他們一向服從慣了，從未做過甚麼抗議，這種目的在他們看來實在是太遙遠了啊！』（模克利維支）

這時農民鬥爭的時機還沒有成熟，而整個鬥爭的路線也有很嚴重的缺點：第一，他們除

了『土地和自由』的口號外，不能提出更具體的辦法和更切實際的鬥爭手段，因而引起農民的不滿。其次，由於學生們自身的弱點。正如克魯泡特金（當時學生運動重要首領之一）所指出：一個缺點是對農民觀念的錯誤，因為他們所受的那謬誤的文學底、歷史底和社會底教育的偏執，所以早期運動的多數發動者，都是特別不了解農民的。另一個缺點便是哈孟雷特主義，缺乏決斷力，或者更不如說：堅決已被深慮的蒼白的模型所損壞。同時，上層統治集團的挑撥離間，更加强了學生和農民中間的隔膜。於是在沙皇憲警的追捕下，許多學生被捕了。一八七四年三月份在三十七個省份裏捕去了七百七十個學生，其中下獄的共二百六十五人，立即釋放的共四百五十二人，不知下落的五十三人。一八七四年俄國全境所散佈的革命團體，全遭破壞，被捕學生在獄中慘遭非刑，有的慘死杖下，有的被處極刑，有的痛極自殺，更有的故意觸犯獄卒以求速死。轟轟烈烈的『到民間去』運動也就暫時失敗了。

但先驅們的血不是白流的，在他們白骨舖成的大路上，進步黨繼續持着鮮明的旗幟前進。他們的理想，在五十年後終於為多數黨實現了。在他們熱血灌溉的『處女地』上，終於開放了鮮豔的奇花，比他們的理想更要美麗，更要光輝，更要偉大！

七十年後中國的青年，在新的環境裏，在另外一種客觀條件下，用新的方式進行了『到民間去』運動。這個運動發軔已經二十年了。『五四』運動以後，就提出過『到民間去』的口號，『九一八』『一二八』以後，又有『到民間去』『到農村去』的口號，抗戰時期，也有『到前綫去』『到農村去』的口號。每次口號提出來以後，都會有不少青年走到農村中去，而且建立了輝煌的成績。這表現在八年間人民英勇抗日戰爭上，表現在敵後人民不屈不撓的民主解放鬥爭上，表現在大後方蓬蓬勃勃的民主運動上。

但今天當民主運動高漲的時候，『到農村去』的運動需要更加深入和擴大。所以『到農村去』『爲人民服務』的狂熱又在每一個進步青年心坎中沸騰起來，他們又將重新實踐這個時代所賦與的偉大任務。

今日的中國與七十年前的俄國有許多相似的情形。今日中國的學生與七十年前俄國學生的鬥爭，也有許多相似之點。他們同樣都是面對着那野蠻的不可容忍的壓迫勢力宣戰。他們同樣都對殘暴的敵人，用無我的精神犧牲奮鬥；對被壓迫的民衆則表示最大的虔誠與愛情。

他們的忠勇使一切壓迫者害怕，他們的熱情溫暖着一切被壓迫者的心靈。他們更同樣知道只靠一些『斯文種子』還不能解放廣大民衆，必須民衆真正自己起來，才能實現他們的理想，因此他們把希望建立在廣大民衆身上，投到他們隊伍中去，教導他們，更從他們中去學習。

但因為中俄兩國環境不同，而七十年來歷史上又起了絕大的變化，因此中俄兩國的學生運動也就迥然不同。十九世紀七十年代的俄國在沙皇制度下呻吟着。沙皇，貴族，教會，地主給民衆的壓迫，和西歐民主革命（特別是一八七〇年的巴黎公社）的影響，使那個『苦痛的俄羅斯靈魂』激動起來，尤其是自由主義的學生羣衆要求革命。而廣大的農民生活在解放後更形惡化，真如學生們所說：『他們的生活充滿了憂愁，受苦和虐待。他們苦於飢餓，疲於勞動，永爲特權階級的奴隸，終日無休息，無希望，無安慰，無快樂的勞動着。』

反觀今日的中國，民衆生活的悲慘較俄羅斯的農民尤有過之，而且除了比沙皇制度更殘橫而狡猾的反動集團之外，還有外來的帝國主義侵略和日本再起的脅威。所以七十年前俄羅斯學生所要求的只是政治解放，社會解放；而今日中國的學生，則要更加上一個澈底的民族解放。因此，中國學生的任務比他們七十年前的先驅，是要更爲艱巨了。

但是在新的歷史下面，也提供了我們新的，具有決定意義的有利條件。

第一，七十年前的世界仍是處在黑暗之中，專制主義仍舊佔着主要的統治地位，人民的力量尚在潛伏期中。但是今日整個世界改觀了，人民戰勝了一切，人民創造了一切，而且人民將統治一切。因此七十年前的俄國學生只是孤軍作戰，而今日我們的解放運動將取得全世界人民的同情和援助。

其次，俄羅斯學生的『到民間去』運動，僅僅依靠一些先知先覺的知識份子，那時他們宣傳的對象——農民——是落後的，所以那時的知識份子稱民衆爲『沉默的黑土』。但今日中國的民衆已不再沉默了，他們已在世界革命的浪潮下面翻轉身來，他們非但不拒絕學生，而且向學生伸着歡迎的手。因此，俄羅斯學生的『到民間去』運動，只是學生片面發動的，而中國的學生運動在其整個意義上講，是在全世界人民解放鬥爭推動下展開的。

第三，七十年後，中國學生已比他們的先驅者有了長足的進步。如果俄羅斯學生只是抱着一個偉大的希望和一個獻身的決心走向民間，那末中國學生除此之外，更有實踐的經驗。他們不但學習了世界革命運動的經驗，更承繼了二十幾年來的中國學生運動的傳統。這使他

們有把握的獻身人民解放事業，在科學的理論指導下，用不可動搖的決心貫徹他們的主張。

所以，如果俄羅斯學生的鬥爭的結果是慘痛的失敗，那末中國學生前面不但有殘酷的廝殺，更有勝利的光輝的前途。如果俄羅斯學生運動是一個哀傷的悲劇，那末中國學生的悲壯劇將如哥德的『浮士德』一樣，在第二幕中轉為喜劇。如果俄羅斯學生播下的種子，要等到五十年後才開花，那末中國的學生如果堅持不懈地奮鬥下去，即刻就將產生偉大的成果。

我們的奮鬥不單是悲壯的，而且是歡樂的；我們不單有失敗有挫折，而且將得到最後勝利；我們不單要用血淚灌溉我們的祖國，我們更要在歡笑聲中慶祝它的解放。——所以我們的奮鬥，不單是我們被迫如此，而且是爲了我們有勝利的把握。

*

*

*

『春天將過，我們可以行事了。』俄羅斯的學生曾經迎着陽春溶雪這麼說。七十年後，當柔風吹拂了我們的頭髮時，我們說：『夏天將過，我們可以行事了。』

我們的記憶沒有衰弱，七十年前的呼號猶在我們耳邊響着，而二十年前繼續的奮鬥更在我們記憶中活躍着。大雪曾經侵透了我們的寒衣，但是凍不冷我們的熱心；炎日曾經晒痛了

我們的皮膚，但是征服不了我們的怒火。原始的肥沃的泥土氣息在誘惑我們，誠樸的健康的農民在叫喚我們。在我們的宿舍裏，課堂上也聽到了那麼低沉而有力的話語：『下鄉去！』

『好！你願意立刻到農村去，我們是同志！』

『到農村去！』是一句多麼令人激動的話語啊！它不但表現了今日中國青年的清醒，明確和英勇，而且表現了未來新中國的曙光。

時代賦予我們的任務是光輝的，但也是艱難的；我們的前路是光明的，但也是迂迴的。我們不但要戰勝敵人，而且要改造自己，不但要戰勝現在，而且要建設將來。因此，我們不能不特別注意到自身的健全。今天我們還沒有完全克服小市民知識份子的動搖、傷感，這些在我們仍然是嚴重的。我們必須在實際工作中去糾正。在這樣一個殘酷的時代裏，是不容許『柔弱』的存在。我們要在現實的熔爐中鍛鍊成鋼鐵一般的戰士！

最後，我們深信一定擔當得起這個歷史的使命。『我們要證明給那些專制主義的代言人看，讓他們知道從我們裏面跳躍出來的，不是一分贓主義者』，而是堅強的民主戰士，不是『混水摸魚的專家』，而是人民的摯友！』

第二章 爲什麼要到農村去？

民主運動到今天已經進入一個蓬蓬勃勃的新階級。不少的青年已經覺醒，大量的人民已經看清，但是應該承認，民主運動還是作得不够。

過去民主運動的缺點在什麼地方呢？第一，爭民主的運動只存在於全國幾個大都市，沒有發展到邊遠縣分，更沒有普及到廣大的農村。民主思想僅僅是少數知識份子和進步人士所具有，而沒有真正普及到普通市民和廣大的農民。這是『不廣泛』。第二，雖然我們先進的知識青年作了無數次的宣傳訪問，想把民主思想深深注入下層人民的腦中，可是我們總沒有辦到和他們有密切的聯繫，使他們感到和我們之間是『休戚相關』。所以一直到現在，他們還認爲我們是『外人』。這是『不深入』。第三，在這種『好話說完，壞事做盡』的年頭，人民對於一句話或一個行動都是懷疑的。假若我們沒有作過直接對人民切身有利的事，只是『長篇大論』的向他們說，那麼他們聽過之後，充其量不平一陣也就完了。這是『說得多，

作得少』。

要補救過去的缺點，我們應當改變工作方向，這就不能不提到『到農村去』的問題。因為拿地區說，農村最廣闊；拿人數說，農民最衆多；拿對社會的貢獻說，農民最大；拿痛苦來說，農民最深；拿解決中國問題來說，農村問題的解決是個主要關鍵。現在我們要廣泛，要深入，要服務，要使偉大的人民發生力量，只有眼睛向下，看看農村。老實說，『我們的民主運動要是沒有廣大農民的覺醒和支持，難得到勝利，也斷難得到名符其實的民主』。

孫中山先生遠在二十一年以前，就會經強調『中國農民問題』和『農村工作問題』的重要性。他說『農民是我們中國人民之中的大多數，如果農民不來參加革命，就是我們的革命沒有基礎。國民黨這次改組要加入農民運動，就是要用農民來做基礎』。並且在遺教中更堅決的說，積四十年之經驗，深知欲達到中國自由平等的目的，必須喚起民衆，而民衆的百分之八十五就是農民。毛澤東先生也說：『要打倒日本帝國主義，推翻封建勢力，只有把佔全國人民百分之九十的工農大衆動員起來，組織起來，才有可能』。他又說：『學生青年，智識青年應該和廣大的工農青年結合起來，幾百萬學生同幾千萬工農青年結合起來，才能變成